

虚构的真实

◎ 李伟长

悟、表现和洞察乃至想象力都是记忆的衍生,是组成文学真实性的必要元素。

我赞同她关于文学精神在于真实的说法,就像题材并不能决定小说价值之高低,写政治的也未必就减分。文学不是工具,通俗地说,文学不是吹鼓手,也不是打手。无论是谁,在文学世界里,都是一个人,不过人性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已。以此作为观照系,解读任晓雯的小说就变得相当有趣。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对比,看看任晓雯是否真按她自己说的那样做,用记忆去客观呈现一个真实世界。如果做到了,则算知行合一,要是偏了,也说明小说家的一家之言也当不得真。

先说代表作《阳台上》这篇,微博上好评很多,说她的文字极好,干净简练。任晓雯写的是拆迁,但没有轰隆隆的拆迁战斗,也没有各种抗拆手段,甚至连对抗都显得松弛,算是别样的拆迁叙事。张英雄的父亲因为拆迁被气死,穷困潦倒的小人物张英雄便伺机寻仇拆迁负责人。在踩点的过程中,他窥见了拆迁头被人欺负的白痴女儿,心生怜惜,都是可怜人,复仇之心也就淡了。

这篇小说意境的开阔就在于,没有就拆迁和反拆迁大做文章,而是穿过生活中拆迁惨案的暗影,来写拆迁背后的人物。一则展现了作者的独立态度,写拆迁题材,但不困于写拆迁事件,没有

受意识形态和道德审判的影响来批判拆迁负责人。二则任晓雯客观地写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奈生活,张英雄没学历,没本事,没地位,寄宿亲戚家,做着低微的工作,为人也懦弱。我以为这是任晓雯匠心独运,拆迁之痛的根本是什么?是拆迁头儿?是开发商?还是别的什么?论展现拆迁案件本身,激发读者的同情,文学不及新闻报道来得直接。唯有追踪人心,文学才可能有力量。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真实性。

在《冬天里》里,浸润着同样的小说观念。人到中年的张大民活得很尴尬,下岗的妻子去做美容,她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情被唤起。相反,张大民以爱情的名义,守着已经风干的感情,卑微

而又尴尬地活着,贫穷,失意,一样不缺,对他老婆的选择有着抵触,却又无可奈何。在我看来,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这个中年男人形象,他的自尊,自我安慰,他对生活的妥协,用对女人的干涉来维持可怜的自尊。他老婆的选择不是重点,物质也不是核心,一个失意的内心弱小的中年男人才是重点。当他走进发廊,对小姐讲述生活哲学时,才是真的悲切。

这两篇代表作品说明了,任晓雯是在按照她的文学观念进行创作。小说重心都被她作了大挪移,政治性被藏匿,文学性得以延展,足见她处理小说时的谨慎和智慧。独立的态度,好说不好做,容易走样,一不冷便会滑入情绪泥潭。比如写拆迁,现实里多是激烈争斗,任晓雯的处理角度看似别出心裁,实则是她的文学观使然。两篇小说都写出了不一样的人,这便是文学。

谈论任晓雯的小说,不能不提她的文学观。

任晓雯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文学消亡?我的立场》。据她在微博上说,原本打算用作《阳台上》一书的序言,后因故未成,大概是被编辑割了。文章倒是不错,较为系统阐述了她的文学观念。谈到何谓文学精神时,任晓雯打了个比方,说文学就像河流,虽说时间天气不同,呈现的面貌不同,但却蕴含某种不变,任时光流转,岁月更替,依旧在那里流动,空间不变,方向不变。这恒定不变之物在文学里,就是文学精神,其表象之一就是真实性。

文学的真实性,先是讲独立,独立地体察世界,感悟各色人群。再讲客观,发生了什么,风往哪里吹,人往哪里走,季节如何变换,人情怎么世故,不虚夸,不藏匿,老老实实地呈现。如何建构文学的真实性,任晓雯认为可以借助记忆,体验、感

销售员写销售心得

一本讲述销售奢侈品经验的书上了书店销售排行榜。将高端奢侈品销售给世界上最富有的顾客们,需要掌握什么方法和技能?在《奢侈品销售圣经:搞定高端客户的88个绝招》一书中,罗宾·伦特通过30多年的经验积累,向读者介绍销售员的心得和感悟。数百万名销售专家总结的妙招儿读来有趣,亦能帮助你理解奢侈品世界的复杂和精妙。此书向你展示了一个销售员是如何通过提供完美无瑕的服务,成长为世界上最尊贵品牌的销售大使的。

王冠

吴淡如的散文

《吴淡如散文精选》,精选不同时期的作家的代表作,包括婚姻爱情人脉等方面。吴淡如在谈论女人的婚姻爱情方面强调女人的尊严而毫不女权主义。吴淡如的文字看似很刚烈,但是也有柔情的一面,其中的代表作就是书后面的游记散文,其对生命在时空中的感悟尤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小纪

英国式聊斋故事

——读苏珊·希尔《黑衣女人》

◎ 雷以迪

《黑衣女人》是英国小说家苏珊·希尔四十多岁时出版的一部鬼故事,故事讲述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姐未婚先孕,诞下一名男童,为了这位小姐的名誉,只能将男童送人。小孩长到六岁的时候,饱受分离、失亲折磨的亲娘决心带他出走,却目睹亲儿和保姆一同被淹死在沼泽中。十二年后,亲娘化为厉鬼,但凡有人看见她,必有小孩惨死。

故事很像我们的《聊斋》。鬼这种东西,孔子说要“敬而远之”,不说其闲话(这里小心翼翼用“其”,因为实在为难到底该用他,她还是它,男人?女人?动物?统统不敢得罪)。日本人在冬至这天撒豆子,中国人在清明祭祀,英国人则以圣诞节前夜最为安宁,《黑衣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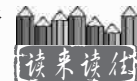
人》首章引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景的诗句:“传说在圣诞节前夜,雄鸡夜不停鸣,众鬼神均勿敢出游,因此夜晚清明,天无邪星,精灵不闹,女巫乏咒。此诚光华圣洁之辰也。”

俗话说:怕什么,来什么。《哈姆雷特》第一幕,鬼登场。先王显灵,要伸冤,王子复仇至死。莎士比亚描述鬼的样子,是很模糊的,借他人的讲述,使王子觉得那很像是他的父亲。苏珊·希尔描述鬼的样子,却很清晰,受害者真的见到了其他人都“看不见”的鬼魂:“她脸上是有表情的。”“言语似乎难以描述这种表情,我只能说它包含着绝望和恶意。”“她调动自己所有的力量来憎恨那个拿走她东西的人,对那人施以恶毒。”“她苍白的脸因为这种不可抑制的激情而发红,深陷的眼珠

亮得吓人。”……诸如此类活灵活现的描述。

对于那些敢于正面描述鬼长什么样子的作家,我总是佩服。那是需要勇气、智慧和想象力的。好莱坞电影《夜访吸血鬼》的原著作者曾经以自己死去女儿的形象创造了儿童吸血鬼,因为她失去爱女,悲痛欲绝,于是想象她的女儿不曾真的死去,而是换了一个生命,且永远不会死去,永远保持小女孩的样貌,不长大,不老去,不离开。以此寄托她的哀思。

一旦拥有真挚悲痛的底色,鬼故事就焕发出另一种光彩,一种属于人间的、活生生的、血肉丰满、令人忍不住心头哽咽眼眶发酸,甚至能够抚慰心灵的、亲切的光彩。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辛夷莪著,朝华出版社出版。小说因电影的放映而引人注目。自喻为“玉面小飞龙”的郑微,洋溢着青春活力,心怀着对邻家哥哥林静浓浓的爱意,来到大学。可是当地联系林静的时候,却发现出国的林静并没有告诉她任何消息。生性豁达的她,埋藏起自己的爱情,享受大学时代的快乐生活。却意外地爱上同学校的陈孝正,自闭而又敏感、自尊的陈孝正却在毕业的时候又选择了出国,放弃了郑微。几年后,林静和陈孝正都出现在郑微面前……

“深夜特急”驶向远方……

◎ 刘蔚

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日本作家泽木耕太郎《深夜特急II》告诉我们,一本成功的游记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在《深夜特急II》一书中,泽木耕太郎以真实而感性的笔触,讲述自己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阿富汗与伊朗旅行的经历。作为一个背包客,他在从南亚进入中东、波斯的旅途中,可以说是风餐露宿,风雨兼程,备尝艰辛。在拥挤不堪的印度列车上,他睡过行李架;凌晨时分的圣城菩提迦耶火车站广场上,他像几千个当地人一样露天而卧;为往上便宜的旅店,作为交换条件他甚至被老板拖去拉日本客人;在开往巴基斯坦的巴士上,被司机互不相让的疯狂飙车吓得目瞪口呆;当然,也会像我们外出旅行时那样,不时遭遇让人扫兴的宰客行径。然而,所有这一切,都阻挡不了他行走天涯、探险人生的热情,阻挡不了他体验丝绸之路的冲动。他认真地观察当地人的生活,敏锐地感受到所到之处五花八门的风俗民情。于是,我们在他的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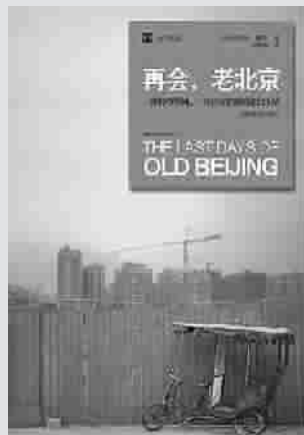
下,看到了卖青草的女人与偷吃草的公牛无可奈何的“拉锯战”;听到了安坐在佛陀菩提树下的老瞎子击鼓而歌时仿佛蔓延到印度无尽的红色大地里的苍凉的歌声;闻到了阿富汗红茶的独特饮法所飘散出的甘沁沁人的清香……

阅读本书,你会发现,作者很少描写所到之国的山川景物。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风景名胜、历史掌故可以通过专业图书和影像资料去了解,假如人云亦云,那样写出来的游记很可能费力不讨好。因此,作者把着力点放在了沿途交往的形形色色的人的身上,展现了交流与沟通如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让心与心彼此靠近,写出了人性的真与善。比如,沙漠巴亚道场由甘地的第二代追随者达尔科以佛教精神所创建,它的教养院专门收容贱民阶层的儿童。作者在此住了几日,与被称为“神之子”的印度社会最下层的孩子们产生了真挚的情感;教养院里唯一的一位英国女教师美丽而又让人难以亲近,却在作者临行时露出

了惜别的泪光;卡车开动,好几名印度少女流泪追来,把自己身上唯一的私人物品小发卡送给日本的大学生志愿者,场面非常感人。抱病抵达克久拉霍后的作者迫不及待地想住进旅馆休息,由于没有单独的房间,旅馆经理只好安排他住进了已有两个法国女孩的四人间,想不到她们毫不介意,反而主动询问他的病情,还买来苹果送给他吃;分手之际,又与他交换了巴黎的地址,相约法国再见。萍水相逢,困顿之时,得到他人如此友善的帮助,让作者分外感动。他坦露心声,假如再相处一段时间,他说不定会爱上那个送他苹果的金发女孩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伊朗古都设拉子的旅馆里,那位白人青年先是冷冰冰地回绝了作者交换地址的请求,又气强硬地拒绝了送给他的葡萄,但身体虚弱的他到底还是吃掉了这些水果,然后腼腆地向作者表示谢意。第二天分别时,他主动向作者提出交换地址,并暗示希望一起去伊斯法罕……真诚与善意最终融化心灵的坚冰,让素不相识者走向和谐的彼岸。

旅行的最大诱惑,莫过于可以感受不同的文化,体会不同文化的碰撞对心灵的震撼,拓展视野,升华精神。书中描述只能在地上慢慢爬行的残疾老妇与乌鸦争抢剩饭,地铁动工典礼上印度技师阻止作者将点心送给工人,旅馆里可爱的少年服务员打骂比他更低阶层的孩子等场景,带来的不仅是对作者心灵上的冲击,读者同样为印度社会等级森严的种性制度对人的毒害而触目惊心,引发思索。印度虽然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但要与这古老的、戕害人性的封建残余彻底告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深夜特急》是泽木耕太郎撰写的系列旅行读物,文笔生动,内涵丰富。除了第二册“中东篇”,已经出版的第一册为“亚洲篇”,不久译文社还将推出第三册“欧洲篇”。《深夜特急II》曾获日本第二届JTB纪行文学大奖、日本冒险小说特别奖,1996年被改编为日剧《深夜特急(午夜快车)》。



《再会,老北京》(美)迈克尔·麦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自北京建城以来,她就是吸引外来人口、商人、学者和探险者的魅力之地,其中也包括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至极,未可宣言。”这副“棋盘”的遗址仍留在北京城内,六十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和曼哈顿区差不多大,那些叫做胡同的狭窄巷子也依然存在。